

临界之美

◎南沙



《童年的路路》 李建国 油画 80 × 65cm

艺术并不完全是追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,对有些画家来说他也许定格在某种魂牵梦萦的情绪之中,而根本无须理睬周遭的纷纷扰扰。匆匆而过的人群很容易忽视这种画家的安详——甚至幽闭,但画家自己却十分固守和珍视这种内心的承诺,并赋予了一生的重量。

李建国的油画似乎给人以类似的印象。其实他职业的位置并不缺少能触类旁通的机会,生活履历也不缺少社会背景的多样刺激,但似乎过早地将自己停留在行程中的某一段落里而不想自拔。这其中必定有着合乎情理的重要理由。从中央美院附中到北大荒插队的人生急拐弯中,李建国同时攥住了属于自己的情感因素和绘画因素,这一瞬间亮如此强烈,以致于照亮了今后漫长的艺术历程。于是我们看到一种茫然和希望交织的无奈心态,凝结为李建国油画中的基本质素。

虽然李建国的油画描绘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女性人体,但这里却没有东方风情式的妩媚,反而更多的是一种苦涩的思绪。也许这与记忆有关,与早期知青生活的磨难历程相涉。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笼罩着这一个女人体的环境背景,它们是晦暗的、肮脏的、粗陋的,如同恶梦缠身。因而,即使人体本身已卸去时代表征的所有衣饰,但我们仍然能从她们所处的劣质环境中体味到一种满盈的内涵。事实上,李建国的一些作品是直接吟出了知青生活的低调旋律,《仲夏》中那个与牲口同处一隅的女性,是很容易让人产生天使受难这样的悲悯性联想。

推动人们创作行为的最大力量,有许多源自自下而上状况中酸甜苦辣的折腾与激荡,但当画家收拢起奔波的翅膀,栖息于画布和颜料之间时,他却反而在追寻一种至纯至美的境界,以抚平灵魂的创伤。在经历了“伤痕”式的控诉以后,李建国发现关怀逆境中的人性命运,其实最终是对生命本质的体认——重要的乃是生命本身,而非命运的过程。持着这样的理由,李建国开始淡化背景的实指性,将女体提携到更为抽象化的环境。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削弱表达的力度,反而在虚拟中酝酿了更多的信息。确切地说,我们已不再关心客观环境的具体意义的表白,而视女体为纯粹的生命观照。

但这并不是说,我们便因此可能忽视背景的氛围。这种氛围更多的是由光线来营造的。我们能够发现李建国在安排人物的位置时,习惯将她们放在光明和黑暗的临界处。也许窗外已是阳光灿烂的日子,但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残破的温暖。在更多的情形下,光线甚至并非希望中的那样明媚,反而显出刺目的侵入性,它使人物惊恐不安却又无力抗拒,不期而遇的光明已变得遥远而无法承受,是不是这些如菌的顽强生命已经习惯了潮湿背光的无奈生涯了呢?

确切地说,李建国的油画不是某个流连的故事中的情境,也不是浪漫记忆中的片断。它虽然与逝去的那个矛盾与困惑的年代有关,但在总体上,却升华到精神象征的层次。画面中的所有存在看似客观,却很难引导人们回归到现实——画家其实正在宣陈着一种幻象,即使这种幻象脱自现实的基础,但其信息仍然是浮动飘渺的,就象生命中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。

不过,李建国还是在画面中留下了钥匙,让我们开启他个人性的幻象之门。“白烛”和“青苹果”的符号,部分地提示了画家内心的秘密,也点明了绘画的主题。从符号本身看,这些物品正隐含了生命冲动的象征性,尤其是“青苹果”,它让人自然联想到有关“伊甸园”的古老传说,使之与诱惑、冲动、青春的欢愉以及惩罚等原罪的概念紧密相连。因此,在这样的“禁果”面前,笼罩着“失乐园”的迷雾,女体流露出的焦虑与抑郁情绪也就不足为怪了,阴幽的气氛和隐喻的指向,正是用来挖掘人性内心的惶惑感受。值得一提的是,李建国在“青苹果”系列中,标上“四月”、“五月”、“六月”……的序列,这种如季节坠落的趋势和“白烛”消融的过程一样,似乎是为了见证时光的流逝,而生命本身也逐渐走向颓败的结局,所有激情将最终消耗为虚无。

李建国的油画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某种“临界”状态的关注,无论是明与暗、冲动与抑郁、道德与原欲、茫然与希望,他笔下的人物总在这两者中间的地带徘徊和漫游。这种不可言喻的矛盾心迹,却使他的艺术产生令人回味的“临界”之美。